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測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崙菩薩慈悲等照震聲光於炎塗弭塵賊於險澤沉靈舟於信風接浮生於苦水聞道諸經製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恠哉道化空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負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无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焉屎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公孫遠寘雲波析候通仙影響无陳夫閑心袪欲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之勞咽唾嗑齒者乎

妄稱真道是二逆

夫質樸纁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智者必蕩花之氣雖保此為真而未能无終況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蠻虵所噉子衡奔尋无處畏負清議之報識乃假設擢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鵠足置石崖頂謀事辯畢剋期發之到建安元年遣使告日正月七日天師

昇玄都米民山僚蟻集閤外雲臺治

足置石崖頂謀事辯畢尅期發之到
建安元年遣使告日正月七日天師

昇玄都米民山僚蟻集閤外雲臺治
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
等長辭蔭接尸塵方享九幽方夜衡
入久之乃出詭稱曰吾旋賀辰華尒
各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衡便
密抽遊胥鵠直衝虛空民僚愚惷僉
言登仙敗死利生欺冈天地
合烝釋罪是其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群斯班姓
妄造黃書呪癩无端以伏輕誚呪日天道畢三五成日月明出窈窈入冥冥烝入真氣通神氣布道氣行姦邪鬼賊皆消亡視我者盲聽我者聾敢有謀留我者反糸其殃我去而彼凶至中子詔為醮錄男女婤合尊卑不別五吳陸修靜復勤行此乃
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
此之勢用消災散禍其可然乎其可
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為道觥魁乱俗
被斥燉煌後至孫恩俠蕩滋甚士女
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愛結難
消況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玉
門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无忠貞
之節死有青奄之苦誠願明天檢鏡
斯輩物我端清莫負冥詔
俠道作乱是其四逆
夫冥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測獄

德輕風露如黃巾等弋鳥望漢室反易

俠道作乱是其四逆

夫冥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渕獄

德輕風露如黄巾等弋鳥望漢室反易

天明罪悉伏誅次有子魯復稱鬼道

神祇不佐為野麋所突末後孫恩復

稱紫道不以民賤之輕欲畜帝貴之

重作雲響於幽竇發妄想於空玄水

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

逆是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

千里虎步三江掩攝群姦不勞浹辰

舍識懷懽草木春光

章書伐德是其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謚靈魄務

依明德道无真體妄逐姦空輙言東

行醉酒沒故如此頑贈寧非陋僻又

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免檐沙石長

作道鬼夫聖智窮微有念斯照何煩

祭酒揮費紙墨若必須辞訴然後判

者始知道君无玄鑒之能天曹無天

眼之照三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

捕聞其奏章本擬急疾丙戌辰之日

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

呼哀哉實為五逆

畏鬼帶符非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願順者姦忤革其氣是以至

聖高賢无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

卧宿煙霞此純誠感通豈佩帶使然

畏鬼帶符非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願順者嫉忤革其氣是以至

聖高賢无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卧宿煙霞此純誠感通豈佩帶使然哉其經辞致姱慢鬼蔽云左佩太極章右佩㝵吳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黄書赤章言即靈仙硠㝵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拜清廁如郭景純亦古仙流登清度厄竟不免災愚癡顛倒豈識儀節聞其著符昔時軍摽張角黄符子魯戴絳盧棟紫摽孫恩孫虛並矯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第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立米民世人厭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因魔蟒又塗炭齊者事起張魯氏夷難化故制斯法乃驢輾泥中黄鹵泥面擿頭懸掃挺埴使熟此法指在邊垂不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貪寶憚苦竊省打拍吳陸修静甚知源僻猶渥揆頷懸縻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厨墓門不仁之極第三

夫開闔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墓門解厨矜身與食懷吠班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

卒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輕於民夷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三女師此是張魯自稱美也又道姑道男官女官道父道母神君種盛此是

墓門解厨矜身與食懷吮班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

卒 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輕於民吏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三女師此是張魯自稱美也又道姑道男官女官道父道母神君種或此是合丞之後贈物名也又米民米姓都功祭酒此是荒時撫化名也又貧道三洞法師長安僧禕作此名也又先生道民仙公王祛陵縣民王靈期作也又道士蟻賊制酒米賊此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師都講侍經者是陸修静傍佛依世制此名也又天公地公及稱目妾太平之道五斗米道大道紫道鬼神師君此作賊時假威名也又賜東蠻大拜五利將軍雖有茅土要目節漢武之末不復稱之也 酣進過常遂致醫逸醜聲遐布遠達岷方劉璋教曰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子魯聞之憒恥意深罰其掃路世傳道士後會標以防斯難兼制厨令酒限三升漢末已來謂為御酒至王靈期削除豐目先生道民並其賑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為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第四

夫質危秋蔕命薄春氷業風吹蕩蓬迴化境所以景公任於緣命孫子記為行尸迷徒湫學不識大方至有疾病衰禍妄甚嫉祟之原淵鬼鸝以為災疫危厄於遐川熔釣星於懸瘤雪丹章於華山乃蹴驥眉貌謔誣冥鬼云三官使者已送光歸逝者故然空喪辞貨斯實祭酒頑巾糈之利蚕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火宅驚於至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疑之極第五

空喪辭貨斯實祭酒頑巾糈之利蜑
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火宅驚於至

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第五
夫天爲化始乃識照爲原棄捨身命
草木非數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塵
滄川滛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觀誰非
親友或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夫人鬼
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
群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奏
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
來勿尚迷言使天堂无輟食之思氷
河靜宗念之聲
輕作寒暑冤佞之極第六
夫淵默心口者万行之真德而塵累
衆生率無慈愛尤邪佞符章竟作
懸門怗户以誑愚俗高賢有識未之
安也造黄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
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
謀懷嫉經有舊准死入鐵鉗大獄生
出鴟鴞瘖瘂精散惛朽淪離永刼誰
知斯乎孝鬼民革道相不然事之宜
質夫諫刺雖苦智者甘聞故略致言
幸試三思能拂迹改畱即與大化同
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倫照聲曲

以睦長夜豈是今日弱辭所陳哉

幸試三思能拂迹改畜即與大化同
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倫照聲曲

以睦長夜豈是今日弱辭所陳哉

滅惑論　東莞劉記室勰

惑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陋
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
委卷陋說誠不足辯又恐野聽將謂
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摽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
而无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禪
通無生可冀諮死為泥洹
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

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燦然易辯夫佛
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寻於一
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
者資於无窮教以勝惠闇者戀其必
終誑以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
禪禪練真識故積妙而泥洹可冀藥
駐偽器故精思而翻騰无期若迺棄
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
知假使形翻天際神閣鳶飛唳天寧
免為鳥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
之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
髮而使人剃頭主不奔妻使人斷種

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人剃頭主不棄妻使人斷種

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為黑不亦冗乎夫佛家之孝所苞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秦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指美談況般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心准以兩賢无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偽興造无費苦剋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否助國生人減損見人不蚕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為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穴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遣有辯三空以摽无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訕豈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万

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太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无煙國戍人

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
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万

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太始政阜民
户殷盛赤眉兵乱千里无煙國滅人
絶寧此之由宗索之時石穀十万景
武之世積粟弘腐非秦末多沙門而
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
兄弟異法遺弃二親孝道頓絶憂娛
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離服屬永弃
悖化犯順无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
復過此

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
内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
本修教於儒礼運棄道果固弘孝於
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
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志本哉有由
然也彼皆照悟神理鑒燭人世過駟
駕於格言逝川傷於上哲故知瞑息
盡養无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
滅審妙感之无差辯勝果之可必所
以輕重相權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
勝施事由追遠礼雖因心抑亦沿世
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封樹不修苴斬无紀皇
可謂三皇教民弃於孝乎爰及五帝
衣服制燦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

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不修苴斬无紀皇可謂三皇教民弃於孝乎爰及五帝衣服制燦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无責何獨疑佛佛之无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沿淳撲淳之不疑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撲无服五帝以沿情制喪釋迦拔苦故弃俗反真撿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入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絶種之罪五有生之體從識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識令不跪父母便竟從之兒先作沙弥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礼之教中國絶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夫捜形禀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縁感不一故名教有二搢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滅愛累修道弃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礼之尊道故

道弃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
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礼之尊道故
也礼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嘉其備德
故屈尊礼卑也介胄之士見君不拜
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无
神道介胄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
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
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
由一軌況佛道之尊摽出三界神教
妙本群智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胄
冠胄反礼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
何恠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
為佛徒知其源恶故也所以諂為浮
屠胡人凶恶故老子六化其始不欲
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為浮屠況屠割
也至僧褘後改為佛畜本舊經云喪
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无生之
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来門僧
褘又改為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
足可稱

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
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来音似沙
聲之誤也以畜為屠字之誤也羅什

增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
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滅愛累修

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乘音似沙

聲之誤也以畜為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乎改是以於穆不記謀師資於周頌允塞晏晏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束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无二對强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以教化之又云胡人麁穢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積无始而道被无窮者也按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閉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況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奸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廝輿所傳尋西胡怯弱北狄兇熾若老子滅惡弃德用刑何愛兇狄而反滅弱胡遂令玁狁横行毒流万世狂狼當路而狐狸是殊淪滑

為酷覆載无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

兇狄而反滅弱胡遂令玁狁横行毒流万世狂狼當路而狐狸是殊淪滑

為酷覆載无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孥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偽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為是九皇忽之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為邪偽不復云云

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无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麁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以来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義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縉政寧肯盡符湯武採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援聖帝豈不悲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為宗名為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万像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亦

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

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万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弥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象既生假名遂立胡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則玉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為始進慧以十地為階摠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攉教无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无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擢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胡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麁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内外其弥綸神化陶鑄群生無異也用能振拔六趣惣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寂尊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号為道聽名則邪正莫辯驗法則真偽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為宗尋柱史嘉遯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无為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弗紀慧業靡聞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

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偏壽遠而

化本虛柔然而三世弗紀慧業靡聞
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

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
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
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沿業修於是
愚按方士偽託遂滋張陵米賊述紀
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
智可冈欺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
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為妙猶
不足笮況效陵魯醮事章符設教五
升欲極三界以蚊負山庸詎勝乎摽
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号太上而法
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忌夭含識所
同故肉芝石華譎以翻騰好色觸情
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
革盈虛群生共愛故寶惜涕唾以灌
靈根避災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魑
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
吏兵鈎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婬術
廉勝姧方理穢辞辱非可筆傳事合
氓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
漢季盧悚孫恩乱盈晉末餘波所被
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戶瑞
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縻費產業蠱惑
士女運屯則竭國世平則蠹民傷政

萌乱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
玄上妙清金容妙相何羨鬼室空屋

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縻費產業蠱惑
士女運乇則竭國世平則蠹民傷政

萌乱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
玄上妙清金容妙相何羨鬼室空屋
降服天魔不菓幻邪之詐淨修戒行
豈同畢券之醜積弱擔於方寸孰與
藏官將於丹田響洪鍾於梵音豈若
鳴天鼓於脣齒挍以形迹精麁已懸
霞以至理真偽豈隱若以麁笑精以
偽謗真是瞽對離珠曰我明也

答道士假稱張融三破論十九條　釋僧順

論云涅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
此滅種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
單豹之徒是其疋矣是以儒家云人
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
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
身此三者聖達之流亟以生為患夫
欲求无生莫若涅洹者无為之妙稱
談其跡也則有王官雙樹之文語其
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
五道何由聞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
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播箕得象鼻
者爭云象如舂杵雖獲象一方終不
全象之實子說涅洹是死真摸象之

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
全象之實子說涅洹是死真摸象之

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斷種

釋曰夫聖寶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弃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号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婬穢為累寂深飢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奢具以癘婦夕產急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為癘凡夫之種若癘產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弃癘就佛為樂為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滯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矣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為上稱其嚴也剪落為難所以就剃除而歡若辞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彼无為髮膚之戀尚或可弃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辭如喪服出絲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

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願之情遷

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辭如喪服出繦
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

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願之情還
本政自一朞非恩之薄所後頓申三
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受
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
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
鑿怯於尋旨相為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
失禮之甚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弃俗從道
寧可一概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
敬漢祖善嘉令之言以太皇為臣魏
之高貴敬齊王作私晉之褚后臣厥
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為浮屠

釋曰經云浮屠者聖瑞靈屠浮海而
至故云浮屠也吳中石佛泛海儵來
即其事矣今子毀屠像之屠為刑屠
之屠則秦伯端委而治故无慙德仲
雍剪髮文身從俗致化遭子今日必
罹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
外書以仲尼為聖人內經云尼者女
也或有謂仲尼為女子子豈信之哉
猶如屠屠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也或有謂佛屋然女子子豈信之哉
猶如屠畜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无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來當為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既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万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來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為教本之意當由滅度之後孫戀罔已栴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貞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講演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趣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外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繩負佛經流布閑輔詮以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无為之高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遣之至於無遣也子

謂胡人不信虛无誠非蔫論君子且强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

驗以境照雙寂振无為之高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遣之至於無遣也子

謂胡人不信虛无誠非蔫論君子且强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為服凶胡今中國人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

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辟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蚊行啄息咸受其賴喘蠕之虫自云得所子脫不自思厝言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号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愈美真可仰之弥高鑽之弥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无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挺揚堯孔至如妙法所沾固助俗為化不待刑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滋而興國古王諮勃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

而興國古王諮勃以隆道破國之文
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擿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引地不問親疎規相慼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為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為糞土釋迦以三界為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菁華弃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為樂流俗之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剋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亡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誣詐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

方耳

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
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

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交伯但希玄綦道以不近屑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

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荅聊更略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亡耳輪扁尚不移術於其兒子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是避侵

釋曰噫唉何子之難喻耶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无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胷懷澹尒无寄塵垢何能攪其方寸割慈親之重

恩弃房櫳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

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胷懷澹尒无
寄塵垢何能攪其方寸割慈親之重

恩弃房攏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
禪或投陁林野委身餧獸或靜節蔬
飡精心無怠將勤求十方超登无上
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地百福於未萌
濟蒼生於万刼斯實丈夫之宏畧非
吾子所得聞閑也避佞之談是何言
歟孔子願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
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丈矣何
多口之為異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

釋曰無緣即是緣无緣生有緣即是
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闔門
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
者故曰緣无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
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闔門
損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无緣者自
就无緣中求反諸已而已矣子方永
墜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
乎若能返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為最尊梵志
之徒蓋是培塿假使山川之神能出
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

云育德成國不无多少但廣濟无邊

之徒蓋是培塿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

亡育德成國不无多少但廣濟无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魏魏獨雄夫太極剖判之初　已自有佛但于時衆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言之推三皇以上何容都无礼易則乾坤雨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存其跡不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　法行亡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亡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或寂寞无為而作佛事金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為東西跳梁不避高下耶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力遂欲撓乱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也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為用得其理也則於道為備是故沙門号曰道人陽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辟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

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亡生者氣也聚而為生散而為死就如子言道

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辭
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

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
也聚而為生散而為死就如子言道
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
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也嘗聞子
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辱
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溺之道
得非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第八